

二十集电视连续剧

盐池 1936

彭生选 张树林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盐池 1936 / 彭生选, 张树林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-7-227-05155-8

I. ①盐… II. ①彭… ②张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9302 号

盐池 1936

彭生选 张树林 著

责任编辑 刘建英

封面设计 千 寻

责任印制 丁 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80mm 1/16 印 张 21.25 字 数 32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12354 印 数 1000
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5155-8/I·1316

定 价 3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主要人物表

红军主要领导人

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毛泽民、王震、韩先楚、崔田民等。

盐池县委领导

惠书记、王书记、郭书记、孙书记等。

回汉支队领导

马怀蔺、金三寿、梁大钧、何广宽等。

作 家 李季

国民党主要人物

蒋介石、张学良、杨虎城、胡宗南、马鸿逵、马鸿宾等。

常 贵 常老汉的大儿子，城郊四墩子人。被抓丁，后投奔革命。1936 年解放后任盐池游击队长。

秀 秀 聂保长的女儿，常贵妻，城郊四墩子人。支前模范。1947 年被马匪与清乡团杀害。

王 瑞 中共地下党员，在伪县政府任文书，后任县政府区长。

武生华 大财主官兴的长工，红军地下交通联络员，后参军任副营长，边区劳动模范。

冯 季 城郊五堡人，与常贵一起投身革命。

常父、常母 常贵之父母。

冯父、冯母 冯季之父母。

聂父、聂母 秀秀之父母。



目录

第一集 逃亡历程 /1

第二集 苦难四墩子 /19

第三集 躁动的县城 /37

第四集 追寻红军 /58

第五集 决策太相寺 /70

第六集 挺进盐池 /95

第七集 夺取县城 /117

第八集 欢庆胜利 /131

第九集 组建游击队 /147

第十集 保卫新生政权 /165

第十一集 毛泽民在盐池 /176

第十二集 奔赴前线 /187

第十三集 决战山城堡 /204

目 录

第十四集 支援抗日前线 /213

第十五集 三边剿匪 /226

第十六集 大生产运动 /242

第十七集 奔赴解放区 /264

第十八集 进犯三边 /285

第十九集 进入游击区 /297

第二十集 游击战 /313

第一集 逃亡历程

【1935 年秋 盐池县城 校场】

又一批壮丁被国民党匪兵带进盐池城里。他们排成一列，在前后持枪匪兵的挟持下鱼贯入城。只见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，神情沮丧，显然是被强行抓捕而来的。

城里东面的校场空荡荡的，被抓的二十多个壮丁站成一排。他们面对太阳站着，秋日的阳光仍然极强，照得他们眼睛都睁不开。等待好一阵，只见从营房中走出一个身挎匣子枪的军官，他身后还带着两个侍卫模样的匪兵。

这个军官就是防卫盐池的国民党匪军洪营长。洪营长器宇轩昂，显得有些不可一世。走到壮丁面前，他前后打量了一番，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，然后语气坚定地说：“走进这个院子，你们就别想着再回去了。现在大敌当前，距离我们已经很近，形势非常严峻。捍卫政权，刻不容缓，为党国效劳，是每个国民应尽的责任。”

停顿了一下，他又接着说：“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。红军是干什么

的，你们可能还不清楚。他们就是专门来掠夺你们的财物，霸占你们的老婆的。这些人残忍得很，连丫头都不放过。”

壮丁们听到这番话，一个个神情紧张起来，他们面面相觑，心里甚是恐慌。洪营长看到他的宣传起到作用，马上兴奋起来，接着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“不过，你们用不着害怕。咱们国军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，用不着去为这些毛贼担心。大家一定要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就是为自己的婆娘娃娃着想，也得好好地对党国效忠尽力呀。”

洪营长大喝一声：“常贵！”

“到！”只见常贵快速从几个匪兵中跑了出来，端端正正地站在洪营长面前。

“这些人交给你，从现在开始加紧训练，我要让他们一个月内就变成能扛枪打仗的军人。能不能完成任务？”

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常贵的回答非常干脆。

洪营长训话结束后，就转身往回走。那两个侍卫跟在屁股后面往回走。刚一会儿，就回到兵营里。

操场上很快响起“向左转”“向右转”的口令声。刚开始，这些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青年动作不规范，队伍显得特别零乱。

高强度的训练，这是被抓壮丁进门后的必修课。常贵不敢私自做主简化程序，因为有很多双眼睛正盯着他。这几年抓兵越来越频繁，对于规定的强化训练动作大家早已烂熟于心。

壮丁队长常贵接受任务后心情异常矛盾，他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壮丁，发现自己的弟弟常凯也在这批壮丁队伍里。他自己被抓来还不到两年，弟弟也被弄来了，家中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？他不敢多想，只知道按照营长的命令操练队伍。

操练中，他的目光总在无意间与弟弟的目光碰撞在一起，从弟弟愤恨

的目光中，他读懂了弟弟的怨恨。弟弟可能并不清楚这个，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虽身不由己，但分明是在干着一件既损害同胞兄弟也损害家人的勾当。想到这里，内心一阵愧疚。

每天训练结束后，壮丁们一个个站都站不稳，往下一坐就瘫软在地上。胳膊却非常僵硬，伸出手将黑馒头送不到嘴里。常贵见此情景，心中很不好受。他一个人总是悄悄地走到没人的地方，去想这些恼人的事情，又怕自己的举动让马匪看了出来，内心特别矛盾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每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事。多少次，他苦闷彷徨，但是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中异常痛苦。

【晚上 常贵休息室】

常贵的矛盾心情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，这个人是王瑞。

一天，训练结束后，常贵正在休息，看见王瑞来了。他说：“王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政府官员可不随便串门的。”

王瑞现在伪县政府任文书，常贵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。王瑞也没有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。

王瑞：“常队长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我还算不上是个政府官员，你这个壮丁队长，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教头呢。”

常贵：“快别说这个，我都快憋死了。你说这整天都闲不下来，操练来操练去的，啥时间才是尽头。”

王瑞急忙制止了他的话，“小声点，这话要是让那些人听见了，那可是要出问题的。”

常贵感到王秘书这个人待人挺和蔼的，今天又特地赶来聊天，顿时增加几分好感。他向王秘书问了些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。王秘书谈了自己的看法，他们一直谈到夜深人静。

王秘书首先从当前形势的骤然变紧谈起。他说国民政府现在上上下下

都变得不安，原因就是红军已经到达陕北。红军从南方来到这里，途经二万五千里。这支队伍并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，专门从事掠夺财产、霸占人妻的勾当。听说他是为贫苦大众服务的，待人特别好。

常贵第一次听到对红军作出这样的评价，他惊恐得有些目瞪口呆，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王秘书，似乎不太相信王秘书的话。

王瑞说：“我知道你现在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，以后就会明白我说的全是真话。兄弟，操练壮丁要卖力，遇到事情时更要动脑筋想一想，不能别人说啥就信啥。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想通的，因为我相信你是个有悟性的人。”说完，他就走了。

王瑞走后，常贵很长时间睡不着，他翻来覆去地想着王秘书的话。从他的话中，隐约嗅到一点东西。对于这个，常贵既兴奋又紧张。他不知道王瑞为啥要对他说这些，但又隐隐约约地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。

盐池县城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伪县政府不停地接到来自上面的指示，一会儿询问城防情况，一会儿又询问抓兵的情况，弄得上上下下匆忙奔波。

街面上，人们行色匆匆，到处都在议论“红军”。百姓中议论起从没有见过的红军，有些人说得非常离谱。说这些人青面红发、锯齿獠牙，还吃人肉喝人血呢。有些生意人想着如何转移自己的财产，对于“共产”二字，他们从骨子里是比较怕的。

街道上，反共宣传标语多了起来，就连城门上站岗的人也增加了，对于进出人员的盘查比以前更加严格。

对于局面的突然变化，王瑞开始想着应对之策。洪营长的守卫营加紧防范工作，同时各地的民团组织也开始蠢蠢欲动，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的土豪劣绅紧紧地勾结起来，加紧城防布置。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。这对于红军解放盐池是极其不利的。王瑞思忖如何将这里的情报尽快送出

去，好让红军做好战斗准备。

【伪县政府会议厅】

伪政府徐县长坐在主席台上，旁边有洪营长、县政府分管治安的主任和警备营特务连长等人，文书王瑞担任记录。

会议规模不大，但县里军政要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。会上，徐县长宣读马鸿逵主席的命令。大家屏气凝神，仔细听着，不敢有丝毫的麻痹。

徐县长说：“马主席从银川发来电报，了解陕北红军的动向。他严厉指出，盐池作为宁夏的东大门，又是食盐的重要供应基地，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。要求我们必须随时将红军的动向和盐池的布防情况向他汇报，不得有误。盐池紧挨着陕北，这里的一举一动，都牵动着整个宁夏的全局。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说着，他转过头看了一下洪营长，说：“洪营长，对于马主席交待的迅速搞清共军动向一事，不知你有何高见？”

洪营长年轻气盛，有些不以为然，顺手指了一下对面的特务连长，声音威严地说：“你给徐县长说说，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”

特务连长马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“俗话说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我们必须马上派出暗探，装扮成生意人，最好是贩运食盐皮毛的人，直接到陕北去。这些东西都是陕北奇缺的物资，他们非常需要。我们见机行事，打入共匪的内部。如果能贿赂其中的官员，那么情报的事就会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，我看就这么办。”还没等特务连长说完，徐县长就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，这个一直困在他心头的难题，让这个年轻的连长一下子就给解决了。

会上，洪营长又将县城如何布防讲了一通。说着，他转过身对徐县长

说：“徐县长，眼下这警戒的任务重了，加上要训练抓来的壮丁，开支一下子就增加了许多。这个问题解决不好，也会影响士气的呀。”

徐县长说：“你的意思我清楚，请商会会长说说。”

只见会长往前倾了一下身子，他戴着瓜皮帽、留着山羊胡，一双镜片圆圆的眼镜架在前鼻梁上，面部略微有些清瘦。他不紧不慢地说了起来，“徐县长，纳税赋服徭役，历朝历代都是百姓的责任。可是，你知道今年的税都已经交过了，实际上征收的部分远超过计划，老百姓实在是没东西可交了。”

洪营长一听就不耐烦了，他气汹汹地说：“听会长的意思，是说没法完成任务了。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要是共军真的打进城来，他们要的可不是数字，而是要脑袋呢。”营长的话带有威胁意味。

徐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，“有话慢慢说，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，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。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，大家要精诚团结，谁出了问题船都会翻的。所以，不要意气用事。”他动员大家再想想办法。

经过长时间的讨论，最后形成一致的看法：商会会长动员大小商界头目捐赠一些，因为能否守住城池关系到大家的利益。再一条就是开始提前征收下一年的税款，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措施。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

会后，王瑞一直考虑如何将最新的情报送到陕北。针对红军，盐池国民党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了。城郊四墩子村那个替大财主官兴拉骆驼的长工——武生华已经走了好长时间，怎么还不见他回来，王瑞的心里有些着急。上次带给他的情报不知是否安全送到红军那里。武生华一会儿去陕北，一会儿去陇东，完全听侯官兴的摆布。这个官兴，因为武生华贩运有功，早已发了大财。

【城郊 四墩子村】

王瑞决定到四墩子村打听给财主拉骆驼的武生华是否回来的消息。他约上常贵一同前往，常贵的家也正好在四墩子。他想通过深入交往，顺便了解一下常贵的思想动态。

王瑞首先出了城。他拿着路条，给把守城门的匪兵看了，几个匪兵非常客气地将他放了出来。王瑞在通往四墩子的路上行走，周围一片片成熟的庄稼，庄稼地边随处可见的是荒草。有些荒草也有果实，它们全都成熟了，看起来是那样可爱。自然界对人类的奉献总是那样无私。他随地蹲了下来，等待常贵的到来。

过了好一阵，常贵赶来了。他见到王瑞兴奋地说：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王瑞：“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

常贵：“给营长撒谎说老父亲病了，回去看看。”

王瑞：“给你请了多长时间假？”

常贵：“也就半天，天黑前必须赶回去。”

他们随意地聊着。常贵突然想起上次王瑞说过的话，就好奇地问：“你说红军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？”

王瑞语气沉稳地说：“你要是能见到武生华的话，他会告诉你的。你们是一个村子的人，他不会哄骗你的。”

“武生华？他见到红军了？”常贵急切地问。王瑞笑呵呵地点头称是。常贵在心里快速地将武生华、王瑞和红军联系在一起，他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东西。他问：“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王瑞听到这话时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这个就不用问了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你要相信我说的话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能够分辨是非曲直，作出对人生对事业的正确决定，是何等重要！任何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别人代替不了。”

常贵觉得王瑞的话很有分量，是在告诉他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道路。

常贵非常坚定地说：“我会作出正确选择的。”

王瑞开心地笑了，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到了四墩子。

常贵提醒王瑞，“你要见的武生华，他可是大财主官兴的长工，就这样贸然去，很可能让人家产生怀疑的。这个老贼鬼得很。”

王瑞带着欣赏的目光看着，他为常贵的义气所动。他们商量一起到常贵家，然后由常家人去打听武生华的消息。

过了好大一阵，常贵回来了。说武生华搞贩运出门好多天，现在仍不见踪影，官兴也正为这事纳闷呢。

王瑞听后，拉着常贵悄悄地返回县城。

【匪军营部】

常贵逃跑了——这消息迅速传遍兵营。

洪营长气急败坏大发雷霆：“马上去追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完不成任务，就提着脑袋来见我！”

“是！”三个匪兵飞身上马，冲出城门，向东疾驰。

【中秋 盐池县城城外】

“吧” “吧” “吧” ——

震耳的枪声从远处传来。三个国民党骑兵从盐池县城快速冲出，紧紧追赶着已经跑出县城很远的逃兵。此刻，跑在骑兵前面的两个小伙子已经累得直喘粗气，但仍然摆脱不了后面的追击。

滩地的视野相当开阔，低矮的丘陵就像大海中涌起的波浪，起起伏伏。两个逃跑的年轻人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丘陵，他们的影子时隐时现，但始终逃不出追赶者的视线。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渐渐地接近了逃跑者。这时，骑在马背上冲在前面的匪兵露出狰狞的笑容，他知道逃跑者即刻就要被捉拿。

遍地的苦豆草，它们一片片的旺盛地生长着，苦豆草已到成熟季节，它们丰硕的果实煞是显眼。常贵在倒地的一瞬间，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完了。

常贵眼前恍惚地出现三个国民党匪兵飞身下马时的情景，马还没有站稳，他们就齐刷刷地站在眼前，接着是枪托重重地一击，他感到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发颤。

“妈个巴子，给老子再跑！”一身浅黄制服的人开口大骂起来。他是守城的一个排长。

匪兵们十分麻利地将两个年轻人捆了起来。

常贵和他的弟弟常凯被反绑着，串在一条绳子上往回走。三个匪兵骑在马上吊儿郎当地，似乎完成一项光荣任务，心情特别好。

眼前的苦豆花开得正旺，这情景使常贵突然想起美好的过去。此刻，被捉拿的情形竟变得不再像想象中的那样恐慌。

这时，骑在马背上的匪兵议论开来。

匪兵甲：“排长，你说咱们抓住了这两个逃兵，回去会不会有赏？”

匪排长不高兴地看着他一眼，有些凶巴巴地说：“有赏？就等着挨棍子吧。”

匪兵乙不解地看着，他不理解排长的意思，便试探着问：“排长，你说咱们把人抓回来了，难道还有罪？”

匪排长：“也不看到了啥时间，朱毛红军已经从南方到了陕北，与陕北的刘志丹、谢子长会合了。到时间，宁夏的局势肯定会有大变化。现在兵营里乱得都快成一窝蜂了，这盐池可是紧挨着陕北呢。你看这两个愣种不知道是哪根筋抽得不行了，倒想起在这阵子逃跑，这不是鸡巴上挂镰刀——耍悬悬呢。”

匪兵甲：“排长，你说这小子回去还能不能活下去？”

匪排长：“依长官的脾气，恐怕八成都要见阎王了；就是活下来，也是个半边（残废）。”

两个匪兵听后心中一阵毛骨悚然，不再说话。

他们的对话常贵、常凯听得非常清楚，尤其是常凯心中泛起一种难以抵御的恐慌。

眼前一望无际的苦豆草，非常壮观。当常贵穿过一片苦豆草丛时，高高的苦豆草被他触碰得左右摇晃，常贵又禁不住想起在家乡四墩子的秀秀。去年八月，也是在苦豆花开的季节，他们真心地相爱了。眼看着这些诱人的苦豆草，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心爱的人。他有一种预感，可能要与这个美好的世界诀别，马匪是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个临阵脱逃的人。因此，眼前的苦豆草，让他更加留恋起过去。任凭它们在身上轻轻滑过，他悉心地感受着来自它们的轻抚，那种感受仿佛来自于秀秀。

苦豆草是灰色的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它的味道极苦。这是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植物，它生长在塞外高寒干旱的沙塬上，通常能长一米多高。

它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极强，能够战胜各种恶劣环境和不良土壤条件，在盐、碱、硝严重的地方也能生存。苦豆草长大时，全身挂满金黄色的豆角，待到秋天成熟时，豆荚会自动绽开，子儿落入土里，来年生根发芽、繁衍不绝。

苦豆草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。秋天落入大地的子种会静静地熬过漫长冬季的严寒，等待春季的来临。塞外的春天是多变的，除了明媚的一面，还有极其恶劣的现象出现。风暴一来，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真是“风来石头跑，地上不长草”。然而，狂风却对苦豆草却奈何不得，它能够在涸土发芽，并把根扎于其中，啜吸水分。任凭风暴抽打，丝毫不会折损。

塞外沙塬的夏天，常年干旱少雨。中午沙子里的温度能够把鸡蛋烧熟，但苦豆草能顶住炎炎烈日的烤晒，不弯腰，不发蔫，顽强地挺立在沙塬上，以自己的不屈精神，抵抗着来自各种各样的侵袭，最终，把金黄色

的胜利的果实无私奉献给大地。

现在，苦豆草仍在，他却生死未卜，想到这里，常贵的心里不免产生一种黯淡的忧伤。

【苦豆草地 甜蜜的回忆】

被抓兵前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他们背着父母，偷偷地走进了长满一米多高苦豆草的地方。和眼前这地方的情景一样，地形起起伏伏，苦豆花一片片地开放着，远远望去，四处开放的全是这种乳白色的花。

常贵折了一枝送给秀秀，秀秀不好意思地接了过来。被折的苦豆草茎部流出了白色的汁液，滴到秀秀的手上。秀秀故意问：“听说这东西有毒呢，你怎么能送我有毒的东西？”说着，她一脸的娇嗔。

常贵急中生智，“感情浓到有有毒的时候，才叫有意思呢。”他胡诌八扯地回了一句。秀秀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，她说：“那不把人毒死了才怪呢。”

常贵轻轻地抱住秀秀，两个年轻人沉醉在幸福中。

【花儿、信天游的情歌响起，清澈、嘹亮】

情哥虽好常在外（爬山调）

这一山上望着那一山上高，

那一山上长着两颗红樱桃。

樱桃桃儿好吃树呀难栽，

情哥哥虽好（呀）常在外。

秀秀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中，生怕他即刻就要从她的身边离开。很长时间，他们就这样依偎在一起。他们边走边愉快地谈笑着，转过一个低矮的山包，几只领头的滩羊沿着低洼处走来。常贵有些紧张，本来他们的约

会是不想让别人发觉的，他意识到与牧羊人会不期而遇。正踌躇间，大队的羊群过来了，羊群后面紧跟着的人是离四墩子村不远的五堡村的冯季。

他们面面相觑，还是冯季反应快，他一脸的诡异，说：“我说这些羊总是一个劲地往前跑，挡都挡不住。原来这牲灵也有灵性呢。”说着，他神秘兮兮地看了秀秀一眼。这时，秀秀羞得脸都红了。

常贵故意将话题往开打岔，这个冯季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几个年少时的伙伴一时过得非常开心。他们一齐坐在草地上，看着悠闲吃草的羊只，它们个个膘肥体壮、毛色鲜亮，洁白的羊群将草原点缀得更加美好。这就是宁夏有名的滩羊，它们就生长在盐池这块美丽的土地之上。

正是八月，这是盐池一年最美的季节，草丰水美、鲜花绽放。草原深处，低矮的丘陵上一片片的庄稼鲜花盛开。丘陵被染成各种颜色，荞麦花的颜色尤为鲜亮，整个枝叶又紫又红，花儿却粉白粉白的，它让人止不住地产生希冀与向往。

想到这里，常贵产生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。刚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，竟发生如此变化， he被抓了，到了匪兵营里。以后几次谋划着逃跑，都未成功。这次刚刚逃出，就被抓了回来，现在作为逃兵让别人捆绑着往回走，真的生死未卜。

常贵目睹了这个黑暗社会的残酷统治，它让他们天各一方，生死茫茫。有着像他这样悲惨遭遇的人，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。只有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、官吏军阀的日子是幸福的，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欺压、盘剥之上。此刻，他想起王瑞的话，瞬间明白了平时一直都难以弄清的道理（有民谣为证）。

生下男的是老蒋的，
生下女的是保长的